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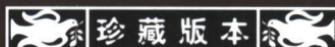
在全球，她的侦探小说被译成百余种文字出版



在西方，她的侦探小说重印达数百次



总印量仅次于《圣经》的一套经典巨著



宋刚/译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天涯过客 桑苏西来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NeiMengGuRenMinChuBan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涯过客/桑苏西来客/〔英〕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11

ISBN 7—204—03517—8/G·17

I . 天… II . 桑…

天涯过客 桑苏西来客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责任编辑：李 楠

封面设计：胡 艺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经 销：新华书店总经销

版（印）次：2003 年 1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980 千字

印张：18

书号：ISBN 7—204—03517—8/G·17

定价：30.00 元

天涯过客

目 录

第一部 中断的航程

一、法兰克福过客	(3)
二、伦 敦	(15)
三、洗衣店来的人	(24)
四、与埃里克共进晚餐	(35)
五、瓦格纳主调	(48)
六、一位女士的肖像	(55)
七、马蒂尔达姑婆的忠告	(65)
八、大使馆之宴	(73)
九、戈德尔明古屋	(86)

第二部 西格弗里德之旅

十、施洛斯的女王	(105)
十一、青年和美女	(125)
十二、朝廷弄臣	(134)

第三部 国内和国外

十三、巴黎会议	(143)
---------	-------

十四、伦敦会议	(150)
十五、马蒂尔达姑婆的疗程	(162)
十六、派克韦的说法	(175)
十七、德国首相赫尔·海因里希·斯皮斯	(180)
十八、派克韦的附言	(195)
十九、斯塔福德·奈爵士的客人	(198)
二十、故友重逢	(207)
二十一、B计划	(218)
二十二、胡妮塔	(221)
二十三、苏格兰之行	(226)
尾 声	(244)

桑苏西来客

第一章	(249)
第二章	(267)
第三章	(284)
第四章	(302)
第五章	(324)
第六章	(343)
第七章	(361)
第八章	(386)
第九章	(404)
第十章	(417)
第十一章	(433)

第十二章.....	(442)
第十三章.....	(455)
第十四章.....	(470)
第十五章.....	(482)
第十六章.....	(490)

第一部

中断的航程

第一章 法兰克福过客

“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机上形形色色的乘客慢吞吞地照办，他们感到不可能是抵达日内瓦了。舱内一片带着哈欠和呻吟的瞌睡声。而当管事的女乘务员再度宣布“请系好安全带”时，这瞌睡声更此起彼伏起来。

那干涩的声音透过扩音机威严地传来，分别用德、法、英语解释道：因短暂的天气恶劣，乘客将会感到不适。斯塔福德·奈爵士张口打了个大哈欠，在座位上伸直自己的身子，挺得高高的，非常愉快地从好梦中醒来。

他四十五岁，中等身材，有一张橄榄色的脸，光滑，而且刮得很干净。他偏好怪异的衣着，贵族出身的他沉溺于怪异中而又如鱼得水。若是同事避之惟恐不及的衣服，就更能获得他的欢心。和十八世纪的纨绔子弟一样，他也喜欢引人注目。

他旅行时，最钟爱一件在科西嘉岛^①买的连帽海盗式斗篷。斗篷是深蓝带紫色的，配有腥红色的内里：松垂在背后的大帽子，可以随意拉起来遮风避雨。

斯塔福德·奈爵士是外交界令人失望的人物。早年因才华出众曾使老一代政界人士对他寄予厚望，但他却自己断送了前程。他那种玩世不恭的幽默感，经常使他的良心在最需要做出慎重决定时发生争战。每到这个时刻，他宁可放纵自己，以别出心裁的恶作剧来处理事情。他在公众场合广为人知，甚至没有一个敌人。不过一般人都认为：虽然斯塔福德·奈爵士绝顶聪明，却不是（大概从来都不是）一个安份的人。而在这些政治和外交关系都十分错综复杂的日子里，“安份”比“聪明”更可取，尤其是如果他还想进人大使行列的话。所以，他自然而然地被冷落了。偶尔被派参加一项“秘密会议”，可是都不很重要。记者们因此有时误认为他是外交上的“黑马”。

没有人知道斯塔福德·奈爵士是否在意事业上的不得志，甚至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也有虚荣心，但他主要的乐趣来自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恶作剧。

他现在正在归国途中，刚刚参加完在马来亚^②召开的一次调查会的听证。他觉得整个任务单调无趣，在他看来，与会人士在听到任何证据以前早已有了成见。他们看了，也

① 法国东南地中海中的一个岛屿，系法国的一个省。——译注。

② 马来西亚西部土地，位于马来半岛南部，北邻泰国，东滨南海，西临马六甲海峡，南界柔佛海峡。——译注。

听了，但他们的先人之见毫无改变。他也只能在会上捣捣乱，更多的是为了好玩而不是因为什么被判决的罪过。他想，整个会议，只有这一点令人愉快。但他愿有更多机会这么做。他一想到那群面无表情的与会者就恶心，即使是其中惟一的一位女性，那位因苦思冥想而知名的纳撒尼尔·埃奇夫人也一样。她看，她听，她倒是安份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上次他到巴尔干的一个首都^①开会，就曾见过埃奇夫人。在那儿，斯塔福德·奈爵士无法抑制自己去着手实施一些有趣的想法。那份黄色丑闻期刊《内幕新闻》便以为，斯塔福德·奈爵士在那个首都出现，是与巴尔干问题有特殊的关连，他的任务非常秘密而且棘手。一个好意的友人把这一报道的复印件及相关的重要信息送给了他，他并不吃惊，倒是边读边愉快地咧嘴大笑。他认为记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多么荒唐可笑地远离了真实。其实他到索非亚^②，只是陪老友露西·克莱格霍恩夫人去找一些稀有的野生花卉。老夫人坚持不懈地探求这些幽僻的花卉珍品，任何时候都会攀登石壁，或者欢快地跃进池塘去看一眼某类小花。而这些小花的拉丁名字又臭又长，和它们的大小正成反比。

和一小帮热衷于此事的人一起，经过了大约十天在山坡上的搜寻后，斯塔福德·奈爵士有点遗憾报纸的短评失

^① 巴尔干半岛，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的全部，前南斯拉夫的大部，罗马尼亚的一部和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所以说“巴尔干的一个首都”。——译注。

^② 保加利亚的首都。——译注。

真，他有点（就一点）厌倦了那些野花。而亲爱的露西尽管六十多岁了，却能很快爬上山顶，轻易地超过他，有时很令他烦恼。在他面前他总是看见那些鲜亮的皇家蓝裤的后档，露西就爱穿过于宽大的皇家蓝灯芯绒裤子，尽管她瘦得皮包骨似的，尽管她为人很随和，在这一点上却非常果敢。他想到一小块美味的馅饼，可以伸进他的指头，可以玩耍……

那个冷硬的声音又从扩音机里传来：日内瓦机场因有浓雾视线不良，飞机将在法兰克福机场降落，请各位旅客在法兰克福转机继续飞往伦敦；至于前往日内瓦的旅客，本公司将尽可能快地另行安排。斯塔福德·奈爵士并不在意，假如伦敦也有浓雾的话，他们或许会安排另一次班机把人载到普雷斯蒂克去呢！他不希望如此，他曾去过这个地方一到两次。生命就像空中旅行一样无聊，假如能发生点什么事该多好！但会有什么事呢？

法兰克福的转机候机室非常暖和，斯塔福德·奈爵士便脱下斗篷，把内里朝外，往肩膀上一搭，要了一杯啤酒，有意无意地听着扩音机传来的各种通知。

“第 4387 次班机，飞往莫斯科。第 2381 次班机，即将飞往埃及和加尔各答。”

旅客们来自世界各地也将飞往世界各地，这该是多么的罗曼蒂克啊。可候机室里的某种气氛令人扫兴。太多的人、太多的免税商品、太多相似颜色的坐椅、太多的塑料制品、太多的孩童喧闹。他想不起这两句诗是谁写的：

但愿我能爱上人类，
但愿我能喜爱那脸上的愚昧。

也许是切斯特顿写的？他说得太对了。把差不多数量的人聚集在一起，就会发现他们几乎没有两样。这会儿是一张有趣的脸了，斯塔福德想，它显得多么的不同啊：他又轻蔑地看着两个年轻女人，她们都是浓妆艳抹的脸庞，穿着她们国家的制服（他推测就是英国的）——短短的迷你裙。而另一个年轻女士，则更加浓妆艳抹，事实上长得也更好看一点，她穿的是被称做“裙裤”的服装。她可以说领先时装一步。

他对漂亮的女孩并不太感兴趣，因为漂亮的女孩都很相像。他喜欢与众不同的女子。此时，一个女人恰在他身旁坐下，她的脸马上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倒不是因为她与众不同，而是有点面熟。他相信他见过她，虽然记不起确切的时间和地点。她大约二十五六岁，细巧而高挺的鼻梁，浓密的黑发迷人地披在肩上。她的手上有一本杂志，却没有翻看。事实上，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正急切地盯着他瞧。很突然地，她开口了，声音低沉得像男人一样，还带一丝外国口音。

“我能跟你说话吗？”

他答话之前先仔细地打量她。不，这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不正经的女人，一定有其它原因。

“为什么不能呢？”他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可以闲谈，不是吗？”

“都是浓雾害的，”那女人说，“日内瓦有浓雾，伦敦可能

也有，到处都是浓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哦，你用不着担心，航空公司一定会让你降落在某个地方的。他们倒是蛮有效率的，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去？”

“日内瓦。”

“噢，我相信最后一定到得了的。”

“我想现在就到。假如我能及时赶到日内瓦，那边有人接，我就安全了。”

“安全？”他微微地笑着。

她说：“就是‘安全’。虽然只有两个字，对我却有很大的意义。如果我到不了日内瓦，如果我在这里不得不离开这架飞机，或乘它去伦敦而没有妥善的安排，我就会被杀。”她锐利的眼神看着他，“我想，你不信我的话，是不是？”

“我恐怕没法相信。”

“我说的都是真话，每天都有人走向死亡。”

“谁要杀你？”

“这有关系吗？”

“跟我是没有关系。”

“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相信我的话。我说的都是事实，而且我需要人帮忙，帮我安全到达伦敦。”

“为什么选上我帮你？”

“因为我认为你是了解‘死亡’的人，你了解而且还可能亲眼见过。”

他也回了她锐利的一瞥，然后移开视线。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有，这个。”她伸出纤细而带橄榄色的手拍拍那件斗

篷，“这个。”她说。

他的兴致第一次被她挑起来。

“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斗篷很少见，而且很有个性，不是每个人都穿的。”

“这话倒是真的，它是我最喜欢的衣服。”

“你最喜欢的衣服能帮我的大忙。”

“怎么帮法？”

“我的请求可能过份，你当然可以拒绝。可是，你若是我想象的那种富有冒险精神的男子汉的话，你就不会拒绝。我正好也是一个爱冒险的女人。”

“我倒愿意听听你的计划。”他微笑着说。

“我想借你的斗篷穿，还想借你的护照、机票一用。大约再过二十分钟，往伦敦的飞机就会安排好，我可以拿着你的护照，披上你的斗篷，然后安全地抵达伦敦。”

“你是想扮作‘我’吗？亲爱的小姐？”

她打开皮包，取出一个小方镜子。

“你看看我，再看看镜中的自己。”

镜中人的轮廓，使他恍然大悟刚才的感觉。帕梅拉，他死了已经二十年的姐姐，和他长得十分相像，坚毅的脸、高挺的鼻梁、微侧的眉骨、永远挂在嘴角的嘲讽笑意。帕梅拉相当高，五英尺八英寸。他才比她高两英寸。他再看一看为他拿着镜子的女人。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长得很相像，是不是？可是，我亲爱的小姐，这骗不过任何认识你我的人呀！”

“当然骗不过。可是你知道吗，我们不必去骗他们。我刚好穿着长裤，出外旅行的人很自然地可以拉上斗篷的帽子，我只需把头发剪掉，用报纸包上扔掉就可以了。我既然有你的护照和机票，当然就是你了，除非机上恰好有人认识你。我想没有，否则他早就过来跟你说话了。我把帽子往下拉，只露出眼睛、鼻子和嘴。当飞机抵达目的地后，我就可以安全地走出机场，消失在伦敦的人群里。”

“那我怎么办？”斯塔福德爵士失声笑道。

“只要你有胆量去试，我有个提议。”

“说吧，我最喜欢听人家的提议。”

“你从坐位上站起来，去买一份杂志或报纸，或去免税商店买件礼物，把斗篷留下来搭在坐位上。等你买完东西后，你就坐到别的地方去——比如对面那排椅子的边上吧。你的面前还是会有一杯啤酒，就是这杯。只是这杯里已有可以让你睡一会儿的东西，然后你找个静静的角落，好好睡一觉。”

“然后会怎样？”

“你就会被认为是一宗小窃案的受害人。”她说，“有人在你的酒里加了东西，而偷走了你的皮夹。你可以说你的身份证件、也就是护照等也被偷走了。你很容易证实自己的身份。”

“你知道我是谁吗？至少我的名字？”

“还不知道，”她说，“我没看到你的护照，当然不知道。”

“那你凭什么认为我很容易证实自己的身份？”

“我看人很准，一眼就能认出一个人是否重要。而你，就

是一个分量很重的人。”

“我为什么要惹这些麻烦?”

“就说是救一个人的生命，够不够?”

“你的话是否有点过分渲染?”

“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取信于人。重要的是你相信吗?”

他仔细看着她，慎重地说：“你知道你这个样子像什么吗？像个漂亮的间谍！”

“就算是吧，只是我并不漂亮。”

“你不是间谍吗？”

“也许有人会这样形容，我是带着某些资料，一些不能告诉你的资料。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些资料对贵国有极大的价值。”

“你不觉得你的行为有些荒唐？”

“我知道这不太合常理，可世界上有什么事是不荒唐的？”

他又再度打量她，她的确很像帕梅拉，连声音都像，也带点外国口音。她的计划既荒唐又可笑，不但绝对行不通，而且还有几分危险性。可是，偏偏就是这危险性吸引了他。他真佩服她居然有胆量提出这种提议，结果会怎么样呢？这该是一件多有趣的冒险啊！

“那我得到什么呢？”他说，“我总该有权利知道吧！”

她饶富深意地看着他。“博君一笑。”她说，“就算无聊日子的一帖解药吧。我讲的已经够多的了，你自己决定吧！”

“那你自己的护照怎么办？我难道要弄顶假发扮成女人？”